



# 网事三十年

黄光军

1994年，中国通过一根64K国际专线接入互联网，这是标志性的一幕，拉开了我们国家建设信息化新时代漫长征程的宏伟序幕。

2024年，是“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30周年”，回首30年的网路历程，让人感慨万千！谁也想不到短短几十年，世界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恰好比沧海变桑田，做梦都无法想象。

1987年，我到邮电学校读书的时候，只知道计算机是外国的高科技，压根儿没见过，更没料到以后电脑会成为生活中稀松平常的东西。

1988年，我们到学校微机室上机，那是第一次接触计算机。那时计算机好象还是386、486机型，我们在上面练习BASIC语言。上机时老师很紧张，对我们千叮咛万嘱咐，唯恐一个不小心弄坏了这些宝贝。

1989年，我参加工作，维护磁石式电话总机。磁石式电话大家不一定知道，但它的俗称大家可能知道，就是摇把子电话。总机就是摇把子电话接续台，有话务员24小时值班，人们打电话来，话务员手工接通。通信方式如此简陋，自动电话尚且是水月镜花，可望而不可及，遑论其它。

1994年，县城开通EWSD西门子程控电话，控制端是两台专用计算机，锃亮锃亮，黑底蓝字，命令都是英文，每输入一个英文字母，都让人觉得高大上。为了

保护这些小心肝，配置了专门的机房，大门一层又一层，专用的空调大得像间房，机房里一年四季恒温恒湿，纤尘不染。

1997年，我到办公室工作的时候，市场、建设、审计、综合办等重要的部门已经配备了电脑。那时候电脑没有联网，连内网都没有，使用电脑就像使用算盘，主要是便于编辑和保存，当时存储还是用的磁盘，转起来喇喇地响。偶尔玩玩游戏，也都是单机游戏，像埋地雷、俄罗斯方块、魂斗罗之类，大概就在那些年，县里有些人拨号上网，开始连接互联网了。

社会上最早应用网络的，应该是网吧。那时的网吧很受年轻人欢迎，日进斗金，生意很好。为了避免同行之间恶性竞争，还成立了网吧协会。我不明白网吧有啥好玩的，5K的网速，几十台机器共用，卡得死。现在的5G手机下载速度有10个G，人们还嫌不够快。

2002年，我买了家用电脑，从此开始触网。刚上网其实没啥好玩的，只能上门户网站看看新闻，或者到游戏网站玩会儿游戏，那时的游戏也简单，都是下棋打扑克之类，我记得邮电系统自己也开发了一款黄金岛游戏，我在里面下过象棋、围棋，打过扑克。

大幅增长的用户催生了游戏的爆发式增长，有一款游戏叫《破天一剑》，许多人通宵达旦地玩，24小时在线。有的两口子争电脑，干脆一人买一台，背靠背，各玩各。还有一款叫《偷菜》的游戏，风靡一时，有人半夜起床上网，就为了偷别人网上种的菜。

但真正让电脑走入千家万户，融入日常生活的，是QQ。那个胖乎乎圆滚滚的企鹅头像，成了全国人民的老熟人，上到七十岁老头老太太，下到五六岁小儿童，人人爱它。QQ把世界从线下搬到了线上，从此世界分为现实的和虚拟的两种。QQ可以工作，可以生活，可以交友，可以游戏。QQ满足了大部分人的大多数社会性需求。

都以为QQ顶天了，没想到随着手机的普及，又出来个微信。在微信上，吃饭也解决了，可以点快餐外卖；花钱也解决了，有手机银行、手机钱包；甚至没有钱也解决了，你可以在网上贷款。商店都开在网上了，饭店也开在网上。

如今网络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智慧城市、数字乡村、北斗导航、智能驾驶、云计算、物联网，世界正被网络这根无形的线牢牢地绑在一起。地球曾经是那么的广袤无垠，后来变成了地球村，各个国家的人们可以随随便便串个门。

网络的高度发达离不开一代又一代通信人长年累月的奋斗。从第一根网线，从拨号上网，从窄带到宽带，从电缆到光纤，从有线到无线，从3G到4G到5G，走向了人工智能、机器人、自动驾驶。短短几十年，我们跨过了高山，越过了大海，走到了世界通信的最前沿。

每一步，每一个台阶，通信人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，汗水和泪水交织在一起，痛苦和欢笑交织在一起。我们从不放弃，我们坚强面对，终于迎来了我国信息产业的星辰大海。

## 神滩晚读

## 听雨

杨桢宇

自小生长在江南地区，雨是我生活中再常见不过的气象。而印象中经历过的最长的一场雨是2021年，连绵不断的降雨笼罩了长沙的整个春天。从略带阴冷的初春一直徘徊到湿热的早夏，恰似一位时常造访、但这次在你家久住的友人，直到将要高考的前几周才离开。在高三的一段时光里，或大或小的雨声构成了我记忆里最主要的背景音乐，而我虽然偶尔对此感到厌烦，但也渐渐习惯了它的陪伴。

有时是在匆匆步入教室、开始早读的清晨，我们三三两两踏着雨声来到桌前，带着刚起床的恍惚和一路撑起赶路匆忙的匆忙。诵读声在室内各处响起，有的声音越来越清朗、有的声音却越来越困乏；有的声音在朗读“六王毕，四海一”，有的声音在背诵英语单词。读着渐入佳境的时候，雨声似乎便换了模样，从窗外钻进屋内，用一种奇妙而和谐的韵律加入了我们的琅琅书声。

有时是在坐在教室里听讲的午后，讲台上老师清了清嗓子，用教鞭一下下指点敲打着写满笔迹的黑板，发出的咚咚声略显沉闷；讲台下方我们多多少少带着些许倦意，忙不迭地抬头低头对照黑板抄着笔记，每次落笔都带着与纸面摩擦的细细簌簌。屋外常是太阳雨，被雨声裹挟着的米黄色的阳光斜斜地投射进教室里，映出我眉眼间的瞌睡虫的鬼祟身影；密织的雨幕把整个校园都笼罩进它的怀抱，雨滴和窗外的樟树枝叶发生着一次次的碰撞，小声而又显著的击打声似乎格外催人困倦。

有时是在傍晚就已开始的晚自习，天色将黑未黑、雨声将起未起的时候，趁着门外芭蕉叶片被雨点击打的阵阵掩护，教室里会响起若有若无的窃窃私语，但不会持续太久。在不知不觉埋首书卷之间，雨声悄然加剧，狂乱地击打着外头的遮雨棚，乒乒乓乓扰人思绪；蓦然抬头，发现墙上挂着的高考倒计时忽然也已步入百天，每个人心中便难免一紧，连带着窗外啾啾的打击声也越来越大一般，发出焦虑的节奏。

听雨一事，感受总是随心境变化而感受迥异。尽管我二十余岁的人生难以领悟听雨的人生百味，但仍能品味那一直笼罩在回忆中的阵阵雨声——时而和缓，时而急促，时而温婉，时而狂乱。就好像最后的那段时光里，伴随着高考倒计时一天天减少的，我们那起伏不定的心绪和明灭难见的前路；就好像我们也困在了那几个月雨里，心里都知道雨声总会有停息的时候，但似乎一切都驻足在了那段日子。

(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学生)



云中风车

朱巨滨 摄

袁学龙

阳光下，武阳这一片绿浪  
始终在燃烧，那是  
“野败”衍生出的绥宁美学  
一个肉眼看不见的生命密码  
老农用一生在梦里生产培育

你的犁铧从来不会错轨  
所以允许饥饿、灾荒和歉收  
当一颗种子开口说话  
你把诗行写在万亩沃野  
边边角角都有你攀爬的足印

## 种子

(外一首)

你的体量越来越丰满  
从不对土地挑三拣四，一直  
沿着血液流动的方向辛勤收割

### 野败

野败，一棵在春天里  
提心吊胆的稗子  
其实，你从来没有谎言

你是稻子的先祖，深藏果实在海南的沟渠旁左顾右盼  
你的泪，滴落在自己的心里  
却在袁隆平的心里泛起了涟漪

不育系，保持系，恢复系  
三者相遇，你的“不育”  
让“南繁”提升了一个纯度  
我们无法阻挡曾经的鄙视  
当奇迹出现时  
请怜惜稗子的苦、稻花的香  
因为，这是神农的礼物  
我们用一粒粒种子敬奉他